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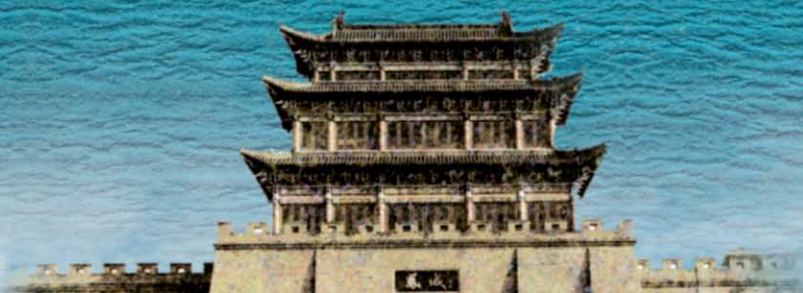
张香琳◎著

【长篇历史小说】

鳳城



甘肅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城传奇/张香琳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490-0360-0

I. ①凤…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8823号

凤城传奇 长篇历史小说

张香琳 著

责任编辑 / 周乾隆

责任校对 / 常鹏飞

封面设计 / 苏金虎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曹家巷1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8454870

经 销 / 新华书店

网 址 / www.gswenhua.cn

印 刷 / 庆阳市瑜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 / 庆阳市西峰区北大街408号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 180千

印 张 / 16

版 次 /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1月第1次

印 数 / 1-1000册

书 号 / ISBN 978-7-5490-0360-0

定 价 / 35.00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楔 子

陇山之东，“北控羌胡，南辖关陕”，这里有着厚积的黄土，广袤的沃野，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无不透露出一片苍凉，悠远，雄健的风韵与灵气……

20 世纪 20 年代，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一个纷乱的时代刚刚拉开帷幕……

林儒生失踪了，人们在他家的井里发现了，当把他打捞上来时，他短胡须的口角间仿佛还含着冰冷的微笑，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穿着一件极不妥帖的衣服……他的身上是一件红色的嫁衣，嫁衣上绣着上百朵姿态各异、色彩不同的花儿，朵朵都是水灵灵的鲜活，衣服襟边绣着一圈水粉粉的莲，莲里有鱼，若隐若现，在水的浸泡下，居然还栩栩如生。



我的对面坐着一位老者，随着他的讲述，他眼角的皱纹像手风琴一样拉开又合上。尽管他脸庞上的胡须已经花白，但是身板依然挺得笔直，脊梁远远地离开沙发的靠背。他说，林儒生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林儒生只是凤城里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爱了一生的女人梅笙也是……

他说，他需要换一种叙述方式来讲，这样，你就会明白战争对一代人来说绝不像老电影里演的那样，冲锋号一吹，战士们猛虎一样冲上去，接着俘虏就被押了下来。战争是残酷的，有胜利，有失败，它的过程也是复杂的。敌人不是纸糊的，也不是泥捏的，他们是人，是和你们一样的人，是背着长枪骑着马，从身体武装到牙齿，饮惯了鲜血，视生命如草芥的凶残动物……你想听吗？你看，我已经开始絮叨了。

不会的，坐在您的面前，即使您不说一句话，您脸上的沧桑也能让您看起来像一本生动的历史书。

是吗？值得翻开一阅？

是的，就在这样一个阴霾的雨季，随着屋檐下水的滴答声，我们开始吧！

第一章

—

猫蛋缩在城墙角下，仰着瓜瓢一样的脸望着西边天空那轮红彤彤的太阳，它拥在一片彩霞中，透着亮亮的黄，软得就像一张摊开的煎饼，风一吹，那没煎熟的蛋黄向外流溢得到处都是，他咂吧咂吧嘴，用粗黑的手抱紧膝盖，把再次泛上来的酸水狠狠地咽进肚子里，此时，饥饿就像一只不甘寂寞的手，一遍又一遍揉搓着他的胃，他觉得整个腹腔都在燃烧，这热量一直向上传递，使他的头发也乱蓬蓬地竖起来。

如果说此时的猫蛋是只鸢鹰，那么蹲在他旁边的彪蛮娃就是一头饿狼，他竖着墨黑的眉，眼睛绿汪汪的，用手不断摩挲着手里的枣木杆子，仿佛那根光滑的杆子随时都会和他一跃而起，变成一只手一把刀，嚓嚓嚓闪着寒光扑向行人的衣袋或手里的食物。



002-003

一条没精打采的麻狗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它皮毛干挠着，眼角有两行污浊的泪痕，看见猫蛋手里的棍，它斜睨着眼，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其实这光景儿，无论是动物还是人，只要有口气在都是拼命的架势，谁怕谁啊！它走过去了又慢腾腾地返了回来，扑通一声卧倒在猫蛋脚下，伸长脖子耷拉着耳朵枕着前爪眯起眼来，好像猫蛋就是他的主人。

啪——啪啪——几声枪响撕破了暮色伪装出的一片宁静，天空忽然血染了一样殷红。

跑贼了！快跑啊！

不知道一下子从哪里涌出来许多人，跑得就像滚坡了的石头，大大小小，跌跌撞撞。

彪蛮娃兔子般蹦起来，猛踢猫蛋一脚，快跑！土匪来了！

土匪，土匪能抢我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猫蛋懵懵懂懂地想，刚站直，就有东西紧贴着他的头皮嗖嗖嗖地飞过去撞到墙上迸出几朵青花来。他抱头一滚，迸出的石头渣打得脊背刀割一般痛，耳旁似乎又有东西呼啸而来……

但是比子弹更快击中他的是眼前刹那间冒出的金星，它们铺天盖地一起向他奔来，迅速连成一片无边的漩涡，那漩涡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把他头朝下深深地吸了进去……

二

猫蛋这个名字，是爹给他起的。

爹说，叫猫蛋好，不像我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爹的脖子上有

道血红发亮的疤，小时候他曾被狼叼走过，被追回来后人人都叫他“狼剩饭”。

娘扑哧一下笑起来，她放下手里正纳的鞋底说，哪有给正经的男孩起这名字的？不行！

爹坐在炕沿上说，那小名叫猫蛋，官名就叫陈六子吧，我要生六个儿子。

娘说，呸呸，还想得美，生六个儿子？也不看看这啥年景！

娘说得没错，年景似乎从猫蛋出生就没好过。

猫蛋家在凤城的三十里铺，家里三亩坡地，山大沟深，水少土多，收获的粮食年年接不上茬，爹娘经常是借的吃，打的还，跟上镰把子才能过个年。

八岁的猫蛋剃着光葫芦头，天灵盖上留着个木梳背儿，没有上衣和鞋，一立夏就光屁股，晒得鼻梁子裂了皮，两道眉毛只剩下淡淡的痕影，全身上下就像刚从烟囱里爬出来的，连眼珠子都比立夏之前乌黑。

猫蛋蹦蹦跳跳去找爹回家吃饭，他知道爹一定在隔壁的土庄子里。

听娘说，自从有了他，爹就请风水先生选了挖崖庄院的方位，用罗盘坐了字，请匠人看了土质，然后一有空闲就去打窑。

猫蛋果然在土庄子里找到了爹，他像只黑瘦的蜘蛛一样正吊在崖面子上挥着锃亮的镢头划斜杠……

这年秋天，天空没有落半星子雨，乳白色的轻雾弥漫在空气里，笼罩着远处的山坡，爹勉强强把一把种子撒到了地里，一天



又一天等待着一场细雨的来临，但是，没有。直到来年春天，天上依然还是没有一片云，红彤彤的太阳赤裸裸地挂在天空，面无表情，即使偶尔有云，也是许多灰暗的、轮廓朦胧的云片，它们无所事事地浮在苍蓝的天上，在人们企盼、混浊的眼珠里又缓缓地爬了过去……强劲的黄风不断吹拂着，空气里散发着燃烧似的气息，田野里的庄稼渐渐失去了青色，它们一点一点变得枯萎，抓在手里就干成了粉末，路上厚厚的黄土浮起了几尺高，风一吹就满天罩起来，长了脚似的飞尘走土，极力灌满黄土高原上每一孔破烂的窑洞，到处都是——一片昏黄黄的。

全家人吃饭的粗瓷碗里，面糊越来越稀，渐渐能照出人影了。娘把爹挖回来的树皮草根晒干磨成粉，再和了麸皮做成饭团，那饭团透不出一丝丝的香味来，硬得就像一块乌溜溜的石头。

娘抚摸着猫蛋的脑袋说，吃吧，娃！

猫蛋看着那饭团不吭声，他说，娘，天天吃这个黑疙瘩我肚子疼。

娘半晌不吭声，她眼睛红巴巴地瞅着猫蛋说，爹娘没本事，只有吃了它你才会安稳。

不，不吃。猫蛋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他去找姐姐，他知道他家窑背后的沟洼里有棵皂角树，高高的树杈上还有一只大鸟窝。

走，我们掏鸟窝去，他一把拉起正在昏睡的二丫。

二丫醒了，睁着惺忪的眼，软得像没有骨头似的，无论猫蛋怎么用力她都起不来，她说，猫蛋，娘的饭团蒸好了没？猫蛋狠狠地点点头。

给姐拿个饭团来，二丫闭着眼睛说，她稀薄的头发贴在鬓角，

脸黄得就像一枚干杏子。

她说，你想掏鸟窝？

猫蛋说，我再不想吃那个黑石头了，我想吃鸟蛋，煮熟的鸟蛋多香啊！猫蛋嗅起鼻子，好像空气中就有他想闻的鸟蛋味。

那棵树在土崖尖尖上顶着，村里哪个人敢靠近它？二丫抓起饭团啃起来，她说，你不吃它，肚子就会一直叫，一直叫，直到嘴里的酸水不停地泛上来……

猫蛋不甘心，他冲到家外面的沟洼地里，远远地望着那棵树。树上是有只黑乌乌的大鸟窝，可是没有一条路能通向那里。

娘慢慢腾腾地来了，她站在他身后说，娃，那鸟窝里恐怕早就没有鸟了，这年景鸟都要逃命去了！

娘，我也要去逃命！

逃，往哪逃？哪里都一样。

猫蛋噙着眼泪啃了饭团，他每次把它咽下去，而它每次又挣扎着泛了上来，他每啃一口都仿佛有石头渣子卡在了喉咙里，用水冲都冲不下去。

吃这种饭的日子也没持续多久，猫蛋娘就早出晚归去邻村邻乡讨饭了。

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有时候能讨回来一点点吃的东西，有时候讨不回来。讨不回来的时候，猫蛋娘就不敢叫醒昏睡中的两个孩子，他们互相靠着，睡得很沉，他们的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冒起的泡泡，渐渐地升起，又缓缓地降落。在梦中他们蠕动着嘴巴，她知道他们又在做吃饭的梦了，她想，孩子如果能一直睡着该多好啊，那么无忧无虑！她轻手轻脚地干活，唯恐惊醒他们，孩子醒了饿了没有一点东西可以给他们吃，是当娘的感到最内疚



的一件事。

二丫和猫蛋两个去刨田鼠洞，还没遭年馑那会儿，他俩有次曾经刨到过几十粒玉米，黄澄澄的，娘放在锅里炒熟了，不知道有多香。姐姐把她的那份拨拉给猫蛋，自己只吃了几小颗，猫蛋不明白，二丫说，我大你小，谁让你是我弟弟呢！

可是遭了年馑，田鼠窝早被人扒了无数回了，哪里还有一粒玉米！

姐弟两个摇摇晃晃地走回来，在猫蛋眼里，天空是金黄的，还带着一圈一圈绿莹莹的光环。

他去给娘说，娘摸着 he 扁平的额头，忽然有颗冰凉的东西落在猫蛋仰起的脸上，原来是娘的眼泪。

娘说，蛋，你的眼睛饿花了。

昏睡中的猫蛋闻到了一股味，好久好久都没闻到过的味，似乎空气中也喷着一股甜腻。他立即醒了，喉咙里迅速就长出了几百条舌头，喷涌的口水在他嘴里旋转。

娘居然端着一碗金黄的玉米面来了，他接过来就只管往嘴里刨，吃得腮帮子鼓得像塞了两个鸡蛋，嘴角直往下掉渣儿。

吃饱肚子的感觉真好啊，连往日看上去阴森森的天空也变得湛蓝湛蓝的，猫蛋从心里欢喜，但是马上有个问题从脑子里涌了出来。

二丫呢？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没有见到她？他赤脚溜下炕去找二丫。

二丫不但没有吃饭，连人都找不着了。

二丫去了那里？猫蛋撒开脚丫跑去问娘。

娘抿着嘴不吭声，她用粗糙的手不断地擦拭眼睛，那眼睛就

像是两泓新掘的泉水，不断地泛出水来，先是混浊，后是清澈，最后连她的嘴巴都淹没了，她说不出话来……

他去问爹。

爹蜷缩在破窑洞的角落里，他怕冷似的用手紧抱着膝盖，瓮声瓮气地说话，脖子上的红疤跟着喉结一起上下滚动，他搔着蓬乱的头发说，走了！

跟谁走了？猫蛋瞪着漆黑的眼珠子不依不饶。

跟收羊皮的贩子走了。

为什么要跟他走？猫蛋见过那个羊皮贩子，黑面膛三角眼，眼珠贼似的到处乱转。

她不跟着收羊皮的贩子走，你就得死……爹拖着很重的鼻音说，像在哭。

姐——姐——二丫！

猫蛋发疯般地冲到那条望不到出口的土路上，向前奔跑追赶，姐啊——他站在黄土飞扬的田野上号啕大哭，天地茫茫没有她的一点身影，他喘着粗气流着泪，跌坐在黄土中打着滚蹬着脚，猛地他又跳起来，我要把吃下去的玉米面全吐出来，我不吃，我不吃，破东西！我要姐姐！

姐姐——姐！

一群飞过的乌鸦听了猫蛋的嚎叫，嘎嘎嘎的叫着，它们像在讥笑他说，好猫蛋哩，你姐姐她早就变成玉米了，她现在啊——嘎嘎嘎——就在你的肚子里……猫蛋的眼泪簌簌地流下来，他抓起一把土疙瘩扔向那蓝得令人发呕的天空，红嘴乌鸦拍着翅膀，叫骂着飞走了。沮丧的猫蛋背靠着一棵没有了树皮的大杨树蹲下



来,狂奔的泪水把他的脸上冲出两条小泥沟……

二丫走了,但村子里所有能吃的东西还是都吃完了,娘把玉米芯磨成粉用野菜拌着吃,把豆荚皮熬成水当米汤喝……冬天到了,干秃秃的山坡显得特别空旷辽阔,西北风在黄土地上毫无遮拦地呼啸着,村子里的柴草堆被吹得翻飞起来,像黑乌鸦一样一片追着一片在土沟里打滚,裸露着白皮的杨树强打起精神竭力站稳摇晃的身子……

猫蛋穿着娘用玉米缨填的棉袄去砍柴,冷风像刀子一样嗖嗖地直往他的领口里钻。他穿着一条单裤,没有棉鞋,脚后跟的口子裂得跟孩子嘴似的,满手的冻疮。实在冻得受不了,他就在涧根底搭一堆火,跳转着,烤了前心烤后心,烤了大腿烤屁股。

猫蛋不怨娘,他知道就是年景好的时候,娘也买不起棉花做棉裤,娘把高粱面推了四遍给他们吃,娘还把爹的棉袄拆洗了抽出棉芯当夏天的布衫穿。

眼见着要过年,爹扛着镢头满山坡转悠,他渴望能挖到一点药材换点钱,但是,庄稼都没有了还哪里来的药材。

那天,猫蛋看到爹一直蹲在院子里咳嗽,眼角里的皱纹似乎比昨天更深了,娘抹着泪花的叹息也似乎比昨天更长了。

爹说,不行,我要去趟凤城。

娘大概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她挣扎着从窑洞的炕沿上站起身来,脚步沉重得像戴上了铁链,她拿来一张纸条,又去给爹提来一双布鞋。

爹带着纸条,穿着布鞋,步行去了凤城。

三

凤城是座古城，城墙灰青斑驳，宽厚结实，它坐落在黄土高原沟壑之间的一个高阜之上，两水环绕，深涧辐辏，若是登高处看它，那山形走势极像一只展喉高歌、振翅欲翔的凤凰，因此得名“凤城”。

凤城有个传说，说是夏朝初期，天下大乱，射日的后羿将荒淫的帝王太康赶走，后便派兵包围了各大臣的住宅，管理农业的大臣不窋也被重兵围困。

几千年前的月亮还和今天的一样大，皎洁，明亮，但是不窋却无心赏月，他在院中匆匆疾走，拍手跺足想不出一个能尽快摆脱险境的好办法。他深知自己既不能平息后羿之乱，也不甘心向乱军俯首称臣。已是午夜时分，万籁寂静，不窋不禁仰天长吁短叹，一行清泪挂上脸颊，只等明日就成阶下囚了……他坐在院中的石凳上，低头伤心，朦朦胧胧中眼前突然刮起一阵凉风，一双巨大的翅膀在空中划出绚丽的色彩，一只华美的大鸟落在了他的面前。它向他三点头，轻轻在他脚下伏下身子，不窋明白是神鸟来救他了，当下呼唤：鞠陶、公刘快来啊！

儿子、孙子都来跨上鸟背，驮得人太多了，大鸟摇摇晃晃站起来却飞不起来，不窋问大鸟：神鸟，你行不行啊？

大鸟不说话，但它却示意几名有力气的仆人用手把它托起，刚被托离地面，它就长鸣一声，双翼上下扇动，一时祥云缭绕，门外的守兵只见眼前金光一闪，眼睁睁看着一只大鸟昂首驮着三人腾空向西飞去。

耳旁的风呼呼地吹，星星都能唾手可得，一瞬间，不窋确定不

了自己到底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鸟类以凤凰为富贵，不窠虽然没有见过凤凰，但他确定眼前这只一定是真正的凤凰，它的尾巴像七彩的绚烂霞光，它的翅膀像盛开的百花树枝，它的头上还有金黄耀眼的凤冠，不窠不禁感激涕零……

凤凰短促地叫着，展翅奋力向上飞啊飞，飞了很长时间，在一处地面的上空盘旋了三圈。不窠低头一看，这里土地广阔，水草丰美，是适宜搞农耕的地方，但不窠又担心这儿离中原不远，追兵还会追来，他又把手向前一指，凤凰乖顺地点点头，展翅奋力又向北飞去……太阳升上了半空，照得不窠祖孙三代脊背暖洋洋的，脚下有处地方四山环绕，两水围阜，山清水秀。凤凰落了下去，他们三人刚从它的脊背滑下，凤凰就软软地俯在了地上，七彩的羽毛因为汗浸已经失去了光泽，不窠急忙跪地拜谢，它只向他们微微点了一下头，就闭上了红玉一样明亮的眼睛……不窠顿时抚膝大哭，哭声震天动地，突然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顷刻间卧地的凤凰不见了，一座巍峨的城池出现在高阜上……这就是凤城。

凤城虽说方圆不到五平方公里，但在民国初年谁都知道这里是个有钱人待的地方。它容纳着四十多户地方豪绅，这些地主、豪绅虽然居住在凤城内，但他们用经商得来的钱财在农村购买、侵占了大面积的土地，然后采用放债、收租的手段成为凤城最富有的家庭，人们将这些富有的家庭称为“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殷实家”。

凤城的“八大家”之首占有土地七万多亩，他家的人从凤城向北面的定边县连走三天，可以不走别人的地界，不住别人家的店，沿途都是他家的佃户。

住在北街的金家是凤城“八大家”之一。民国初年，金家曾有

人拉了一车银两兴致勃勃去京城买官，结果马车走到凤城南面的教子川翻入河沟，银两将人砸死了。传说他家的银元很多，若是一个挨一个地排开，可以从北城门摆到南城门。

猫蛋爹用三亩坡地的地契去向金积满贷了粮，总算熬过了年。

四

猫蛋一家搬进了平整的崖庄院，爹打了九年的三孔大窑洞黄闪闪、崭新新，透着一股精神气儿。

家里第一次来了客人，他是猫蛋的舅舅。

舅舅有张黑红的脸庞，肩宽背阔，说话走路气刚刚的，爹陪他喝水说话，娘就欢欢喜喜地在灶屋里给他做饭。

猫蛋最喜欢舅舅了，趴在他的肩头上听他说话。

舅舅说话嗓门大，话说到哪里为止就哪里为止，不说话时猫蛋就是把手伸进他的嘴巴里也掏不出一句来。听娘说，舅舅是他那个村子里大伙最信任的人，猫蛋觉得舅舅那双很有神采的眼睛里总是装满了故事。

爹和舅舅拉了一夜话，第二天爹就跟着舅舅走了。

在白马铺乡的一户小酒坊里，猫蛋爹和小舅子陈斌，还有他们不认识的几个人聚在一起，大家要了一盘花生米，围着喝了一点酒，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人，装束打扮都像是附近的农民。

只有那个叫彪安的，大个子，淡眉，黑长脸，好像是个肚里有点墨汁的人。

看见人到齐了，彪安掩上门说，如今咱这凤城已经走马灯似



的换下几茬子大大小小的官员了，你方唱罢他登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败的一方呢，趁火打劫，老百姓的财产被他们抢掠一空；胜的一方呢，理所当然征税派捐，巧取豪夺。现如今无论是亩征钱粮、总征钱粮，还有所谓的附加征收税，都大大超过老清朝的时候了……

对啊，如今我们的钱粮都集中在凤城的“八大家”手中了，他们还在和官府商量着如何再次验契增税，这次，我们决不能屈服了，陈斌说。

是啊，兔子逼急了都会咬人，彪安说，这次召集大家来，就是要商量一件事。这事闹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大事，所以大家一定要秘密行动，他扫视着每个人的眼睛说。

说吧，说吧，在座的每个人眼里仿佛都有簇火苗在燃烧。

记住，这次鸡毛传帖行动关系到我们农户的直接利益，大家放下信就走，绝不能和人家打照面。

什么是鸡毛传帖？有人问。

就是在装有传单的信封上插三根白公鸡毛，表示紧急。传帖是单独传递，我们送信的人到指定一家把门敲响后，将传帖塞入他家门缝，说声货到了就行。

如果这家人收到信不往下传怎么办？有人疑问。

这是老凤城人轻易不用的方法，就像古代的烽火传递，接到信的人家一般会根据信的内容迅速抄写两封，再依照前法向下一站传递的，凡是不抄写两封或行动迟缓的人，会遭天诛地灭或口吐黑血而亡。到时候，各个村庄的精壮男人拿了锄头铁锹按照鸡毛帖上约定的时间一齐涌进城，围住贼人居住的宅子要个说法，要不就将他们围而灭之，彪安做了个用手劈的手势。

对，为民众除去祸害。陈斌说，这次我们就是要干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先解决像金积满那样的大地主，他们这些贼人唆使官府加税加租，让咱没活路了，横竖是个死，我们要么交了农具不干了，要么就去灭了他们。陈斌一字一句地说，今天凡到这里的，都是我们凤城周边各个村庄能干的人，鸡毛传帖的事就靠大家了。

这事万一不成的话，会祸害全家老小的，有人不安起来。

掉脑袋也比饿死一家老小好，有人拍着桌子表态说。

这样痛快人心的事我最喜欢干了！

猫蛋爹缩在灯影下，他喝了点酒，脑子一热一热的，里面像是有根筋在突突地跳。他知道娃他舅这伙人胆大，可是这事万一让金积满知道了，以后来报复他咋办？再说，他可不能做对不起人家的事，闹年馐那会儿要不是金积满贷给他粮食，全家不是早都饿死了吗？

他都有点怨恨陈斌不该拉他到这儿了，可人人都在表态，既然来了，不点个头恐怕不行，昏暗的油灯下人人都在看着他。他用手抱着头，又猛然伸出干枯的手抓起桌上的一杯酒仰头灌进嘴里，他通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嗨，我——我豁出去了！反正是狼吃过一回的人了，还能咋的！

转过头，陈斌正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

回家的路上，猫蛋爹把鸡毛帖掏出来，就着月光横看竖看，怎么看怎么都像拿着一个偷来的东西，他大字不识一个，他不知道鸡毛帖里都写了什么……

怎么办？怎么办？他的心里就像有颗豌豆在上下滚。

村庄里静得没有丁点人声，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也带着回音，月光从树枝隙间筛下来，照在地上斑斑驳驳，眼前一切都变得

